

20世纪世界青年丛书

母与女

〔美〕赛因·海默 著

许晓峰 译



母 与 女

〔美〕 赛因·海跋 著
许 晓 峰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8年·北京

母与女

〔美〕赛因·海默 著

许晓峰 译

责任编辑 任鹤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
秦皇岛市卢龙县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1/32 4.5印张 98千字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卢龙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700册

ISBN 7—5048—0289—1/I·38

定价：1.35元

前 言

这是我国第一套介绍国外、海外青年的丛书，本套丛书编委会希望，它能给广大城乡青年、青年家长、青年工作者、青年研究者、青年教育者打开一扇世界之窗。

青年，总是希望自己的国家、民族变得更年青；国家、民族也把青年视为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青年，无论是在祖国的动脉、还是毛细血管之中，都在激烈地促进着母体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

可是，年轻的朋友，你是否感觉到，步入成年的过程向今天这样困难而易变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当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步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时，中国青年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举世瞩目之事，青年自身也在反思：青年的含义是什么？应该怎样看待青年？改革、开放需要什么样的青年？

人，需要很多参照数，青年更是如此，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加速改革步伐，驶出封闭内河，走向开放海港的今天，更需要人们开拓眼界，因此，了解国外、海外青年的真实形象为青年人所渴望，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仍是我国出版物中的一项空白，以往的介绍，往往是凤毛麟角，以偏盖全，将国外、海外青年与吸毒、犯罪、霹雳舞、摇滚乐联系起来，忽视了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广大青年需要了解的，是国外、海外形形色色的青年，而不是人为模式化的青年模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套丛书编委会本着既不崇洋媚

外，也不“谈洋色变”的精神，真诚地向广大读者推出这一套丛书。

它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丰富多采的国外海外、青年生活画卷。它不局限于某一方面内容，而是力图展示出外国青年的全貌大观；

它不是将青年置于真空之中孤立看待，而是展示出经济变革、政治动荡、文化断裂，生活方式的更新对于青年的影响；

它从丰富多采的青年生活中，着力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年发展的新变化、新潮流、新动向；

它力图以青年为中心，揭示出当今世界价值观的变革——这场悄悄的革命；

它根植的土壤是丰富而广博的信息，是对青年情况的广泛全面的了解；

它体现出国外、海外学者的青年观和国外海外青年研究的成果。

它以生动活泼的文笔、描述性的方式，给予读者以较强的可读性。

本套丛书编委会真诚希望这套书能起到信息传递作用，使人们了解到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青年生活，从而辨别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青年发展提供的优越性，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能学人之所长，识其所短，提高免疫力。

青年朋友，这套书甘愿做你走向世界的铺路石！

目 录

一	母亲与女儿	(1)
二	文化与自我	(17)
三	身体与自我	(36)
四	角色与现实	(48)
五	朋友与敌人	(71)
六	敌人与朋友	(89)
七	男人与婚姻	(104)
八	自由女性	(119)

一 母亲与女儿

对于女儿来说，同母亲的关系是她一生中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人际关系。读者不难从本书中看到，母女关系是妇女一生中所遇到的一切人际关系——包括她们与父亲、丈夫及其子女的关系的基础。女儿从母女关系中懂得了做人的含义，认识了自己的身体，为将来性征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了解了女性在社会上应扮的角色，同时也发现了社会对女子独立个性的期望。

生命伊始，摆在面前的主要因素有三：首先是经过无数生活坎坷的母亲；其次是母亲的生活环境和女儿出生的社会环境；第三是呱呱坠地时就带着各种已知或未知的先天素质的女儿。三大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最早的母女关系。当然，就年轻的母亲来说，怀孕生育的喜悦和做母亲的慰藉会给母女关系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她还会把做女儿的经验以及同自己母亲至今尚存的种种关系和现在同小宝贝的关系一并联系起来，为新生的母女关系增色添彩。

哈佛医学院精神病专家格里特·白贝林博士对孕妇颇有研究。他指出，女儿一旦有了孩子，她同自己母亲原先的关系便会消失或改变，母亲原有的形象就被置之脑后，母女之间的冲突也随之烟消云散。一种新式的母女关系取而代之，那就是：女儿视母亲为平等的朋友和生儿育女的榜样。

有史以来，从做女儿过渡到做母亲一向是妇女生活篇章

中重要的一页。妇女如果不结婚生育，就将永远是个女孩，不会被看作成年人。一位年轻的母亲曾对我说：“如果你脱离了父母，但没有结婚生育，他们仍然不会把你当作成年人。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生个孩子让他们看看，以此证明你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

现代妇女希望改变“为人妻母”和“成年妇女”之间的等价关系。可事与愿违，在大多数妇女的生活经历中，这一等价关系仍然坚不可摧。

我们在本章内将探讨女儿与母亲的关系如何影响她与自己女儿的关系，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早期的母女关系以及女婴本身在母女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白贝林博士称怀孕为“成长转折点”，它和青春期、绝经期一样，都是妇女在生理和心理上发生剧变的时期。必须记住，使妇女身份和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的这一过程的中心是两种生理现象——怀孕和生育。白贝林博士提及的妇女生活的其他两个转折点也都是从做母亲的意义上出发的。青春期使女孩具备做母亲的能力，而绝经期则意味着这种能力的消失。

迄今为止，怀孕一直被当作妇女生理性和社会性发展进程的中心，其他社会性或生理性的因素都处于从属地位。我们确立了怀孕生育在妇女社会性和生理性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然而却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忍让、一种耻辱、一种和性全然无关的行为，这使我们不禁瞠目结舌。可这正是绝大多数女孩子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关于生育的信息。

许多妇女回忆说，她们的母亲在谈及怀孕时总是怒气冲冲，似乎正是这种行为导致她们对自己和女儿的性别感到厌

悉。

蒂娜·波吉斯生第一胎的时候30岁。她告诉我：“我母亲一旦对我发起火来就会龇牙咧嘴地说：‘总有一天你也会尝到怀胎十个月后忍受极大痛苦把孩子生下来的滋味，那时你就会明白我为了生你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母亲向来不能容忍别人谈论性行为，想必是很讨厌它。

“我从小到大一直很害怕生孩子，当我意识到自己想要个孩子时，确实感到很惊讶。可我还是要了，而且我很喜欢我的孩子。生孩子的确很痛苦，但这种痛苦很快就被做父母的喜悦冲淡了。为了我可爱的小宝贝，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也许生育这种事情因人而异。我认为母亲在生我的时候肯定心情不好，甚至可能有屈辱的感觉。”

西北医学院专门从事生育心理学研究的耐尔斯·牛顿曾经指出，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自然生育，并把它作为一种主动的、身体的、甚至是性的体验来加以重视，这使许多妇女得以用与母辈不同的方式去体验生育行为。许多妇女到了怀孕生育时才发现了自己的许多生理特征，这一点不足为怪。不管妇女是否按自己的意愿生育，她在生育过程中获得的感受都无疑是她作为女性的总体感受的一部分。母亲也许会把自己在性和生育方面的消极观点传给女儿，但她还是赞成女儿自己决定生育与否。在这种赞许下，女儿第一次亲自去体验生育过程。

“我对自身的生理特点主要是在生育过程中认识的，”蒂娜回忆道，“通过生育，你可以弄清许多你应该懂得的事情，你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奥秘。而这些正是大多数母亲都避而不谈的。的确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说出生育是一种什么样

的体验，可你至少能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一旦事到临头，你就会无所畏惧。在我的童年时代，如果有人告诉我生育有莫大的乐趣，那一定能增强我做女人的安全感。可母亲却说生育是件痛苦的事。她打心眼儿里厌恶怀孕，认为生育使她精疲力尽。这真是可怕！”

多丽丝·斯特恩也有同感：“怀孕是我作为女性的形象证据。母亲对我在事业上的成功总是顾虑重重，对我的抛头露面及所做的一切深表不满。我禁闭自己，以掩盖自己与女性特征的相悖之处，甚至对自己的性别也有所怀疑。怀孕后，我破天荒地第一次追求身体的快感。生育是一件充满快感的事，我在把胎儿排出体外的一刹那间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快慰。”

罗丝·克莱默却认为生育是完善自我的一种表现。她说：“我害怕生育，因为母亲说那是件痛苦的事。但我决心生个孩子，我只要在生育的痛苦中挺住了，我就获得了胜利，我就战胜了恐惧，战胜了孤立无援感，战胜了操纵我的男性世界。以前我做事往往很被动，但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我却很主动。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件事。它使我体验了生育，使我成了一位母亲。”

将整个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并取得了成功的妇女，只能或多或少而不是完全地摆脱低贱的地位。因为社会认为事业和成功只属于男性王国，妇女一旦闯进了这一王国也只是在为自己脆弱无能的女人气质寻求庇护所，所以即便事业被想象为女性摆脱困境的跳板，但它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并不完美的权宜之计。

卡洛琳·拉维勒说：“我讨厌做母亲，讨厌生孩子，讨

厌医院。我不相信自己会怀孕，所以我从不使用避孕药品。我拼命努力地工作，一心一意想当个职业妇女，我想这样肯定就不会怀孕。可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我束手无策，不肯承认腹中有一个胎儿。怀孕就象是一项降低社会地位的声明，它迫使我退出了事业竞争，一天到晚家务缠身。同事们肯定都乐意我辞职回家，当个贤妻良母。这简直象是一场恶梦。不过现在我很后悔，后悔当初没有自娱于怀孕生育和哺育婴儿之中。哺育婴儿对我来说是最难的，我做得很好，但没有从中感到乐趣。”

正如白贝林博士指出的，年轻妇女在怀孕、生育和哺育婴儿的过程中，其心理状态会发生巨大变化，她必须增强自我意识，处理好与初生婴儿的特殊关系、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与丈夫的关系。但也许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她同母亲的关系。

女婴降生时受到的欢迎程度部分取决于母亲对她的期待，部分取决于母女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在年轻母亲的脑海里都有一幅女儿成长的蓝图，不管女儿适合与否，她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女儿准备了种种行为和感情的模式。她接受了“母亲”这个词的全部内涵，同时又按照自己的模式来理解“女儿”这个词。她面临着种种选择：是否继续工作？是否用母乳哺育婴儿？这些问题会影响她与新生婴儿的关系，而所作的选择又反映了她对自身的看法，社会对她的要求以及她对婴儿的态度。

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源远流长，人们希望母亲在生个女孩子之前应该先生个男孩以续香火。男孩是妇女送给丈夫的最好礼物，他证明该妇女具有崇高的美德——丈夫和社会的

需求高于一切。海伦·道奇指出，妇女的内心深处也许更希望要个女孩，以便使“自己有个再生的机会，并赋予新生命种种魅力。”我曾经同孕妇和年轻母亲谈及生男生女的问题，发现大多数妇女更希望要个女儿。这并不足为奇，有趣的是她们生男生女的愿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弱和她们同母亲的关系。

多丽丝的一席话可以说明这一点：“我第一胎想要个男孩，这样在我们之间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很怕自己同女儿的关系过于亲密，成了我同母亲的关系的翻版。母亲和我亲密无间，同她分开时我痛苦不堪。我不想再让任何人遭受同样的痛苦。”

蒂娜想要男孩的理由就不同了：“生女孩太可怕了。我女儿吉西卡生于1968年，那时女孩简直毫无前途可言。我一直自信第一胎能生个男孩，但是在我内心深处肯定存有生女孩的念头。因为吉西卡出生时我由衷地感到满足。我不想要女孩还因为担心我的女儿会成为我的翻版，象我一样胆怯、脆弱。当我第一眼看到吉西卡时，一切顾虑都烟消云散。她体格健壮、朝气蓬勃，一点儿也不象我。

罗丝从一开始就想要个女儿，这多半是由于她觉得自己在少女时代受到了歧视：“我对自己第一胎能生个女孩把握十足。她必须是个女孩，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付一个男孩。我的童年时代庸庸碌碌，因为母亲本来该生个男孩。我原先认为这是父亲的愿望，那个犹太男人想要个继承人。弟弟出生时他大办酒席。可最后我发现是母亲自己一直想要个男孩。她完全可以拒绝再生孩子，可她宁愿继续生下去，直到生个男孩为止。生男孩是她的成功，可以以此向父亲证明她并不令

人失望。

多丽丝因同母亲的关系而不愿生女孩，蒂娜因缺乏女性自我意识而害怕生女孩，这些都是消极的。罗丝也不例外，她想要个女孩的理由无非是向海伦·道奇指出的那样，想重视一个具有较良好素质的自我。“我想要一个扩大的我，一个更幸福、更成功的我。她将思维活跃，品质高尚、无所畏惧，有能力创造自己生存的环境。她将体格健壮，才貌双全并富于创造性。总之，我身上找不到的她都应该有。她的存在会使我感到自己同世界休戚相关。”

这种幻想的危害性在于母亲一旦过分看重女儿的素质，难免会根据自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把一副根本无法承担的重担放在女儿肩上。我们在下一章里将会看到这也是母女关系的一种模式。只有当妇女们开始为自己活着，而不是为丈夫和孩子们活着时，这种情况才能得到改变。不过，罗丝的想法中也有积极的一面。她告诉我她一直盼望有个女儿，我问道：“你是否认为抚养女儿就如同补偿了你在童年时代未能得到的一切？”

“正是如此。”

“你认为一切都可以弥补吗？包括你在童年时代所受的痛苦？”

“不。那些已经无关紧要，已随着童年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想我应该长大了，我不再关心我在小时候需要什么。因为我在哺育女婴的时候自己也感到同样的满足。你别总想着你小时候需要什么，这样对你的成长会有好处的。”

通过哺育婴儿，罗丝从对童年的不快回忆和对母亲的依赖中摆脱了出来。

怀孕为母女关系的重新确立创造了机会。怀孕的女儿会同母亲更加亲密，而且会第一次发现她与母亲竟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

你一定还记得，蒂娜第一次怀孕那年30岁。她说：“真是妙极了，怀孕生育使我同妈妈有了许多共同之处。我从未想过用妈妈的生活来印证自己，怀孕后我却觉得是妈妈正领着我遨游在生活的海洋中。每次她来探望我，我都向她汇报近况。我们之间第一次有了这么多的共同语言。我是她第一个有孩子的女儿，从我身上她看到了自己怀孕时的情形。恰巧我们怀孕时的生理反应也都基本相同，这使得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这种只产生在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前在我们之间并不存在。在这种关系中她是不是我母亲并无紧要，她首先是一位朋友。只不过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所以就对我更加体贴入微。”

白贝林博士指出，母亲在女人当了妈妈后便把她当作成年人看待，这是因为她把感情从女儿身上移到了外孙女身上。多丽丝·斯特思发现她的经历验证了这个论点。尽管她早已独立谋生，可在她生孩子之前，她同她那喜欢指手画脚的母亲的母亲的关系一直没有改变。

“我女儿刚刚出生的时候，我同母亲之间那种可怕的关系有增无减。女儿降生那天她便来医院看望我。出院第二天，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清理房间。妈妈一来就不断地训斥我：‘当心点，别碰伤了孩子。’她总是让我觉得自己十分无能，就连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也不例外。可是几天之后，我发现她开始有一点尊重我了，不再对我施加太多的压力。我想她肯定是把对我的兴趣转移到我女儿身上了。有了女儿，我

同母亲相处也变得容易多了。”

如果多丽丝生的是男孩，她的经历也会完全一样。而对于罗丝来说，她在生孩子后感到自己的成长是因为她自己有了一个孩子，而且在照料孩子的同时也弥补了自己童年时代的缺陷。下面还将在本书中出现的安·马丁逊的经历却完全不同。她发觉自己同母亲的关系使她很难同女儿相处。

“我女儿出生时我感到很失望。我自己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我同妈妈亲密无间，相处甚好。我从小就听她说，她很乐意我是个女孩，她说她不知如何同男孩子相处。如果我生了个男孩，她就不会事事插手，我也会感到一种解脱，在哺育孩子方面也就不会有什么竞争，因为她说她不喜欢男孩。这样，我不用依靠她也不能做点事情，我会感到由衷的满足。”

“我也想要个女孩，可当我女儿出生时，我却感到束手无策。妈妈天天都来，我感到失望、恼火、心烦意乱，有时甚至把火发在孩子身上。我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后来妈妈走了。有一天我不太舒服，整天同孩子一起躺在床上，逗她笑，哄她睡觉，这时我才感到女儿是为我而出生的。我终于明白了，是我自己把她交给妈妈的。我以为母亲生过孩子，有哺育女婴的经验，所以我不想跟她争个高低。这样的话，我只是在替妈妈生孩子。”

女儿想模仿母亲的方式来抚育孩子，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抚育孩子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改变，而且女儿的生活同母亲的生活也往往大相径庭。

丹妮丝·豪威同她的艺术家丈夫及两个孩子住在一间改装了的仓库里。她对我说道：“孩子出生以后我同妈妈依然关系密切，但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妈妈并没有非要对我指手画

脚，可她总是告诉我她是如何处理事情的。例如，她说她从来没让孩子哭过，可我却觉得，让孩子想哭就放声大哭；这有助于发展他们的个性。再比如，对于妈妈来说，医院护理十分必要。当时我的父母都很穷，我们兄弟姐妹都出生在有护士护理的妇产医院。可现在妈妈却认为我没有必要接受医院护理，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医院护理就意味着贫困。

“我受到了过分的保护，完全没有机会自己做点什么。在我看来，做母亲最大的难事莫过于懂得什么是自己不应该插手的。这也正是我没有从妈妈那里学到的。如果按照她的方法办，肯定会惯坏了孩子。可如果你不接受她为你安排好的一切，你便一无所有。你脑子里想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外一回事；你母亲说东，你的朋友们道西，最后还得由你自己来拿主意。

丹妮丝和她的朋友曾谈论过同母亲的关系的复杂性。她们现在已经都当妈妈了，一方面，这使得她们同母亲的关系更为密切；另一方面，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她们都同母亲产生了分歧。丹妮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一味认定自己比母亲更成熟，即使没有达到外祖母的水平，至少也比母亲更聪明，更有自制力。可她的朋友莫尼卡·帕斯科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她正在同母亲竞争，看看谁抚养孩子的方法灵验。莫尼卡不光是不能接受母亲的抚养方式，她甚至觉得只要有母亲在场，自己的方法就不见得灵验。

“值得庆幸的是妈妈住得离我很远。我们每次见面都很愉快，因为我们确实彼此相亲相爱。只是有一次，她想在我女儿的屁股上擦点粉，我告诉她，我从来不给孩子擦粉，她便象是受了侮辱似地大叫起来：‘可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

就是这样做的呀！’”

“我比你多当了几年妈妈，所以我想劝你几句。”丹妮丝说，“在这些事情上你就应该显得比你母亲更有自制力。我生第一胎的时候也和你一样，可生第二胎后我就不再管这种事了。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你永远也甭指望你母亲会理解你的想法。所以只要事情对孩子没什么害处，就随她去吧。

“你也许认为母亲应该有足够的资格对我们说上一句：‘唉，我女儿的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的，不过这也无所谓。’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她们总是要我们俯首听命，只有这样才能同她们和睦相处。于是我认准了一个事实：母亲并不想理解我们，也没有必要。妈妈和我总想找点共同语言，可这非常困难。类似那种扑粉事件多如牛毛，我也是费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应该有自信心的。”

至此为止，我们一直把讨论的焦点放在母女关系如何影响女儿在怀孕、生育和哺育婴儿的过程中同新生婴儿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研究母女关系如何代代相连、环环相扣。但是新生婴儿成为这一链条的新环节，这并不象是用现成原料锻造链环那样简单。婴儿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带着他自身的生物基因和荷尔蒙，甚至带着先天性的行为方式和反应能力。这些因素是否符合母亲原先的臆想会使一切变得很不一样。

首先，婴儿的社会身份取决于母亲和母亲所置身的社会。婴儿与母亲开始相处时，她们之间会织成一个复杂的网。婴儿一开始会将自已看作母体的一部分，这种共生现象将持续到婴儿出生后的第六个月。在这期间，婴儿对母亲